

什么样的痛苦可以使时间停止？

又是什么样的快乐可以让我们朝生暮死？

Wish You Were Here

追随她的旅程

路内 著

爱。孤独。纠缠。失去。追寻。

荒凉而柔软的心灵。激烈与荒诞的岁月。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追隨她的旅程

路內 著

Wish You Were Her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随她的旅程/路内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86 - 1388 - 8

I. 追… II. 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631 号

追随她的旅程

ZHUISUI TA DE LÜCHENG

著 者: 路 内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1388 - 8/I · 8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路 内

1973年生。已出版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

07-08年《少年巴比伦》与《追随她的旅程》连续发表于《收获》杂志，深受读者喜爱。

本书为“追随三部曲”之二。

目 录

001	引子
006	技校
015	一九九一年的少女帮
028	戴城往事
035	人生若只如初见
059	在河边
076	夏日即景
093	在她身边
111	谎言与安慰
122	智障者不能自拔
140	戴城青少年凶器考
148	社会渣滓
170	工厂之旅
186	曾园
207	怀孕之旅
228	上海
240	我们都是残废
261	死
273	温暖的逃亡
290	最后的历险记
311	杨一的逃亡
329	尾声
331	后记

引子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有那么几本，多年来一直被我爱，其中之一是《西游记》。《西游记》不啻为一个寻找题材的好故事。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此寻找的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我十八岁那年读罢这本书，就觉得，像这样成为圣徒，真不知应该高兴呢还是忧伤。

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寻找，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

我是怎么来到莫镇的呢？

已经是千禧年的年尾，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确切说是趴着，身体以上是一条被子，被子上压着我的棉风衣，身体以下是床单和一条薄褥子。南方的冬天来得迟，十二月末的天气并不冷，阔叶树上枯黄色

的叶子飘落，漫舞着掠过窗户。我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

莫镇。

先是三天前在上海见了一个女孩儿，她是我交往了半年的网友，还在读大学，一起在聊天室里打情骂俏。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有一天，她向我借钱，说自己得了一种病，需要动手术，具体什么病也没告诉我。我揣了一千块钱去上海，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所大学门口见到了她，说实话，她长得与我想象中的相去甚远，比她自己所形容的就更差了，而且很健康，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有点犹豫，是不是要把钱借给她。

女孩儿带我去大学里喝咖啡，并说：“原来你是个 Old Man 啊。”我有点生气，我才二十六岁，在她眼里已经是个老头儿了。我说：“你就不用嫌弃我了吧？”这顿咖啡喝得有点没意思。后来我还是把钱给了她，她给我写了张借条。聊了一会儿，她说去上个厕所，出了咖啡馆，往前面的教学楼走去，她就再也没有回来。留了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在椅子上，打开一开，里面塞了一团报纸。钱是被她带走了。

我跑到教导处去，拿出借条问老师们：“文秘专业有这个人吗？”借条上落款的姓名是“卞宁”。老师查了一下说学校压根没这个人，我把她的相貌又形容了一下，老师觉得我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好，但是文秘专业怎么可能有如此难看的女孩儿呢？我很郁闷。后来有个老师说，卞宁，不就是“骗人”的意思吗？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谢谢他的智商，然后就走了。

我独自在校园里晃悠，这个学校我曾经来过，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次是晚上，校园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事隔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在明亮的白天浏览其全貌，只可惜我不复有当年的好奇心了。我想起那个女孩儿，不是卞宁，而是我十八岁时遇到的，她的神情，她说话的声音。我有点头晕，好像把脑袋蒙进了水中，五感顿

失，心跳加速，呼喊的声音变成一串气泡往天空中飘去。

我决定去莫镇。当我踏上一辆破烂的中巴车时，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事实上，汽车开出上海我就有点后悔。这辆破车，座位上的人造革皮垫全都破了，肉色的海绵奋力向外钻出来，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胖子。车子跑起来连吼带喘，全身的零件好像都要抖下来。后面的妇女开始晕车，呕吐。司机操着方言骂骂咧咧，售票员是一个长着胡子的中年妇女，沿途不断有人招手拦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强行赶下来停车吃饭，二十块钱一盘蛋炒饭，蛋少得可怜，而且很难吃。有个中年女乘客气愤地说：“这是用卵蛋炒出来的饭！”——这些都尚可忍受，最离谱的是吃完饭之后，司机说：“不开了。你们坐那辆车吧。”我放眼望去，路边停着一辆比原先的中巴车更破的车子，连车窗都没了，估计是从报废站里拉出来的。一个醉醺醺的司机跑到我们身边说：“上车上车，我还要赶时间呢。”当这个醉鬼司机把车速开到九十迈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恶心，想吐。车到莫镇，脚一着地，我就觉得天旋地转，抱着电线杆吐出了两口蛋炒饭。一抬头，发现司机也在吐，他是喝酒喝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趟意外的旅程，有什么不爽的也很正常。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我是第一次来到莫镇，有人曾经向我描述过它，说它很安静，位于交通线的岔道上，哪儿都不通，沿着道路再往前就是太湖，两侧是墓园，葬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自戴城，来自上海。他们的数量逐年增加，总有一天会超过莫镇的生者。莫镇，就像迷宫中错误的角落。

其实根本不安静。在路上我就发现了，有很多大巴往这里开，贴着“扫墓专车”的纸条。同车的妇女告诉我，冬至了，扫墓的、落葬的，都来这里，莫镇的风水很好。到了车站一看，乌糟糟的人群，晦气冲天，有些操着上海方言，有些操着我家乡戴城的方言，有些说

普通话。有人说说笑笑，有人抱着遗像哭得惊天动地，有人高喊抓小偷。我离开了这个乱哄哄的地方，按照我记忆中的地址找人问路，在错综复杂的小巷中找到了这家旅馆，住下，狠狠地睡了一觉。

现在我趴在床上，向外张望。窗外就是街道，对面是一家理发店，我注视了它很久。这种老式的理发店如今很稀罕了，只有一张破旧而厚重的理发椅，锈迹斑驳，墙上的镜子发黄，桌子上有一个电热水壶在冒着热气。除此以外，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有一个胖老头坐在里面，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他应该就是理发师。

我穿上衣服，把自己稍稍打扮了一下，走出旅馆，先到巷口的杂货店去买了一包烟，抽了一口，发现店主给我的是假烟。我扑到柜台上，揪住他的领子，露出十八岁时候的凶恶面貌，他就给我真烟了。我走回理发店门口，在那里呆立了一会儿，地上散落着花白的头发，显然，只有退休老头才愿意到这里来。理发师朝我看看，没把我当成是顾客。我就走进去，坐到理发椅上说：“剃头。”只听呼啦一声，一块扎人脖子的围兜从天而降，落在我身上。

他说我不是莫镇口音，从哪里来，我说戴城。理发师叹了口气，说：“现在到莫镇来的人，都是做丧事的。”我说：“我来扫墓。”理发师问：“家里谁在这里啊？”我说：“我的老师，过世好多年了。”

理发师说：“昨天去过了？昨天冬至。”我说还没有，我都不记得节气，反正哪天去都一样，尽心了就可以。理发师说：“说得也是。”

剃过头，我坐在理发店门口，眯着眼睛抽烟，想起好多往事。这时，有个小女孩从外面跑进来，理发师说：“到后面玩去。”小女孩答应了一声。我扔下烟头，把她抱起来，她不过五六岁的样子，我说：“叫我叔叔。”小女孩不是那种伶俐的孩子，被我抱着，有点呆头呆脑。理发师说：“她是我孙女。”

我说：“现在你带着她？”

理发师说：“前年她爸爸妈妈出事了，都不在了。夫妻两个去太

湖游泳……只有我带她喽。”

小女孩伸手在我眉毛上摸了一下，说：“你这里有条疤。”是的，我眉角有条疤，眉毛是断的。去年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女的一看我的眉毛就不乐意了，说我断眉短命，将来连累她做寡妇。做寡妇也就算了，关键是我穷光蛋一个，如果注定要做寡妇，那还不如去嫁个有钱老头呢。我听了这话，反正也无言以对。

小女孩问我：“你的疤怎么来的？”

我说：“被鸡啄的。”

小女孩说：“几岁被鸡啄的？”

我想了想，说：“十九岁。”

后来我把她放下来，她跑到里面去了。我继续坐着，和理发师聊天，请他抽烟。冬季的阳光，很明媚地照进理发店。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又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影集，摊开了对我说：“叔叔，我见过你的。”

理发师说：“你又在做梦了。”

小女孩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这是你。”

我看了看，那张照片上，我被两个女孩儿夹在中间，做出很开心的笑容，身后是上海的黄浦江，有一条白色的轮船正露出半个船身，依稀有江鸥掠过的身影。照片上的我也是像现在一样，剃着很短的头发，光头露出一点头茬。

小女孩指着左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妈妈。”又指着右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干妈，她早上去扫墓了。”

技校

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的，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儿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的。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2%，非常金贵，剩下98%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2%还是98%，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2%！”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三叔对我意见很大，说我懒惰，粗野，狡诈，道德品质很可疑。他训斥我的时候，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好像举着个奖杯，说：“你要像我一样，身残志不残。”我心想，去你妈的，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那一年，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很没劲。

十八岁那年，我技校读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不好意思，我一个表都不会修，这不能怪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鸡巴，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我们看不懂，也懒得

看。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夏天的时候，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书，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有时候太投入了，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此人非常讨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

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地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由于教室不够用，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具体的办法是：六个班级上文化课，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到大街上去跑步，跑完之后再轮换。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这简直太扎眼了，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街上跑，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有穿太子裤的，

有长头发男生，有板寸头女生。为了耍酷，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嘴里叼着香烟，沿途骂娘，顺带偷东西。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说实话，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

化工技校沿河而建，那栋教学楼是五十年代的房子，红砖砌成，外墙有很多弹坑。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有个老师告诉我，武斗那年，这里是桥头堡，两派人隔着河对打，子弹横飞，还有人半夜泅水过来偷袭，这边就用带钩子的竹篙往水里扎，把一个大活人像鲢鱼一样钓起来，然后用钢钎照着俘虏的肛门猛戳。钢钎从肛门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够牛逼吧？我们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也经常打架，用砖头砍来砍去，但想象不出肛门被捅穿是什么滋味。

那些弹坑，那些被捅穿了屁眼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所学校的恶咒，硬生生把我们都诅咒成了社会渣滓。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很多都患有痔疮，女老师痔疮少点，也免不了有口疮。他们说这是冤魂在报复。

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抡开四个拳头照着我脑袋上乱捶，我招架不住，弃车而逃。这两个人体格粗壮，但跑不过我。我徒步来到学校，头发蓬乱，脸上沾满鼻血，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这形象非常唬人，跑进教室，同学们都笑翻了。

我迟到了。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班主任指着我的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把牛逼要在我们头上。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领导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得老头满屋子乱窜。他们把老头擒住以后，按在床上狂揍，他们憎恨他犹如汉武帝憎恨司马迁，打的都是要害部位，老头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给别人看，挨打之后，他就会叉着两条腿来上班，嘴里发出咿咿的声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身边有条蛇。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

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九一年了，不是六六年。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一棍来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我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教室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她们太难看了。我们技校的女生本来就很少，和男生的比例是一比十，其中有几个好看的女生，早就被学生干部泡过了，或长期霸占，或轮番使用。剩下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留给我们的女生也是人间糟粕，没意思。我们虽然渣滓，但长得都很帅，不能把后半生交到这几个丑丫头手里。

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把他的发言说完，这个话痨，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可是班主任还意犹未尽，他对我们说：“都趴在桌子上。”学生们都搞不清什么意思，这又不是午睡的时候。班主任说：“趴在那里，低头思过。”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学生都像烂泥那样摊开在课桌上。我在走廊里看着，忍不住笑了，亲爱的班主任，低头思过就能洗清我们身上的罪孽吗？班主任指着我说：“路小路，蹲那沓晃！思过！”

蹲着比趴着累多了，半个小时之后，思过结束，好几个同学都睡着了，只有我腰酸腿痛。我看着班主任，心想，等老子毕业那天，非好好收拾你一通不可。

后来我们拿着成绩单，鸟兽而散。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车估计早就被人

骑走了。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方砸开锁。别看我不会修仪表，砸锁的功夫却非常好。我又有了一辆新车。

大飞是我的同学，他比我矮一个头，身板比我粗壮，是个打架的好手。大飞本名叫陈晓飞，按理说，他的绰号应该叫“小飞”，但他嫌这个称呼太脓包，而且显得很亲热，一点也不像个混混。香港警匪片里有很多混混都叫大飞，他也就跟着叫大飞了。其实他五短身材，仿佛一只站直了的甲鱼，既不大，也不像会飞的样子。

大飞说：“下午一起去打群架吧。”我吓了一跳，我虽然是个不良少年，但是对打架并不热衷，尤其是打群架，会出人命的。大飞指指我的衣服，说：“没指望你去打人，你这身血衣可以去吓唬吓唬别人。”我问他跟谁打架，大飞说：“他们要去围攻戴城中学，叫了好多人，可好玩了！”

说起戴城中学，那是戴城的骄傲。这是戴城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出产各类大专生和本科生，与那些普通高中不可同日而语。普高比较烂，尽出一些营业员和服务员，或者是宾馆里的门童，普高做早操都有数钱和拉门的动作。

九十年代初，读高中是件很没前途的事，大学录取率那么低，高中毕业之后假如考不上大学，那就像一个因为矜持而嫁不出去的老处女，跑到哪里都很丢人。既然如此，还不如做一个技校生，从一开始就铁了心做荡妇，名气虽然很臭，但比做老处女快乐而且实惠。当然，重点高中不一样，他们就像是选帝妃的，即使做不了皇后，至少也可以混一个嫔妃、采女什么的，他们既不用担心做老处女也不用屈尊去做荡妇。

重点高中的学生非常骄傲，你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